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三十回 李將軍尋覓欽差 焦先鋒圖謀龍馬

當時李義見鐵棍打來，短刀架過，叫道：“將軍休得動手，吾要尋覓欽差老爺，那裏有閒暇與你交鬥！”焦廷貴道：“說了半天閒話，你今要尋覓那個狄老爺？”李義道：“便是正解官狄王親。”焦廷貴道：“他與你一路同走，一營同住，何用找尋？”李義道：“只因他昨日單身獨馬，覓地安營，至今未見他回轉，故去找尋。”焦廷貴聽了，喝道：“胡說！他既擇地安營，怎說不見回轉？吾奉楊元帥將令，催取征衣，你反言不見了正解欽差，莫非你得他錢鈔，放他脫身走了麼？”李義怒目喝道：“這狄欽差又沒有什麼罪名，怎說吾貪他財放走？你這人言來太狂妄了！莫非你暗中陷害了欽差性命，反向我們討取麼？”當下兩人一個言貪財放走欽差，一個言暗中害他性命，二人都是狂妄粗蠢之徒，爭論不休。少停，焦廷貴道：“吾今奉元帥將令，來催取他軍衣，怎說吾圖害了欽差？倘你這鳥人，激惱了吾焦將軍，就要動手了。”李義微笑道：“你來催取軍衣，休得妄想了。軍衣三十萬已被磨盤山的強盜盡數劫掠去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此話當真麼？”李義道：“吾半生未說謊言，為此往尋狄欽差，前去討取回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沒用的飯囊，你還說去找那磨盤山的強盜麼？如今山鬼也沒有了，不知走散在那一方，且請拿下吃飯的東西，去見元帥！”李義聽了，嚇了一驚，道：“不好了！既然強盜奔散，劫去征衣，不知藏在何處，狄欽差未回，怎生是好！可惱強徒，狄欽差性命休矣！”焦廷貴見李義著急，便道：“李將軍不用著忙，既失了軍衣，只求焦將軍在元帥跟前討個面情，元帥決不會計較了。”李義道：“焦將軍，你休得哄我。”焦廷貴道：“誰哄你！”李義道：“如此，不如分頭去尋覓欽差，倘遇狄欽差，焦將軍須要對他說個明白，征衣雖然失去，幸喜軍兵未有傷亡，現駐屯荒岡，要他速速回營定奪。”焦廷貴應允，各自分途。

卻說焦廷貴雖是個粗養之徒，心裏倒有些主意，想道：這班強徒既燒了山林，毀了巢穴，又不見投到我關，定然劫了征衣，猶恐元帥發兵征剿，想來立身不定，投奔大狼山而去。

正在一路思量，心中惱怒，忽然遠遠望見馬上一員將官，真乃威風凜凜，金甲金盔金刀，盔頂上毫光隱現，便又想道：這員小將的坐騎，在冰雪堆中跑走如飛，更見馬相如此奇異，一片淡赤絨毛，定是龍駒，不免打他一悶棍，搶奪此馬，回關獻與元帥乘坐，豈不美哉！焦廷貴打定主意，將身躲在一株大樹背後，等待此將過來。

且說當日狄青別了聖覺僧，依他偈言，望西大道而奔，行了不覺二十餘裏。果見煙起路迷，封罩樹林。狄爺自言道：老僧偈言驗了，果然煙封林徑。豈知此路是磨盤山後，山寨雖然焚毀，山後卻順著風，故煙鎖山林。狄爺想道：既煙迷道途，定然有刺客了。猶恐被他暗算，即發動大刀，前遮後攔，閃閃金光飛越。焦廷貴在大樹後，閃將出來一看，不覺呆了，想道：此人好生奇怪，難道知吾要在此打他悶棍麼？一路而來，舞起大刀，劈前擋後，做出幾般架勢來。他的刀法緊密，那裏有下棍之處？一悶棍也悶不得他，不免做個擋路神吧。若不搶奪他馬匹，不見老焦的厲害。想罷，即跳出迎面橫棍擋住，大聲喝道：“馬上人休走，腰間有多少金銀，盡數留下來！”狄青住馬一觀，原來乃一條黑臉大漢，手提鐵棍，要討金銀。狄青亦不著惱，徐徐答道：“本官只有一人一騎，並無財帛，改日帶來送你如何？”焦廷貴喝道：“你不遇我，是你造化，若遇了，路途錢定然要拿出來的。”狄青道：“身邊實在沒有錢。”焦廷貴道：“當真沒有麼？”狄青道：“果真沒有。”焦廷貴道：“罷了！航船不載無錢客，你既經由我徑，必要路途錢了。若果沒有錢鈔送我，且將此馬留下折抵，便放你去路。”狄青道：“要本官的坐騎麼？倘若不送此馬，你便怎樣處置？”焦廷貴道：“不容你不送。你若不送此馬，我手中傢伙強蠻了。”狄青道：“吾固願送你，只因同行伴當不願，如若同伴允了，本官即送你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你夥伴在那裏？”狄青金刀一擺，大喝道：“狗強盜，此是本官的夥伴，今無別物相送，且將金刀送你作路途錢。”金刀連連砍發，焦廷貴鐵棍左右招架，那裏抵當得住，震得雙手疼痛，大刀已將鐵棍打下地了，大叫：“不好！真厲害！馬上將軍，饒恕了小將，休得動手。”狄爺冷笑道：“你今要錢鈔馬匹否？”焦廷貴道：“不要了，讓你去吧。”狄爺道：“速速與本官送來路途錢，好待禮程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我既不要你的錢馬，你反討我的路途錢，有此情理否？”狄爺道：“沒有錢鈔送上，定然不去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我不知你這俊俏人如此厲害，如今真的沒有錢鈔攜來送你。”狄爺道：“既無錢相送，且將一件東西抵押，就禮程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沒有什麼東西，也罷，且將這副盔甲奉送如何？”狄爺道：“不要！”焦廷貴道：“撲刀、鐵棍送你吧。”狄爺道：“要他沒用處，焉抵得你身上的好東西。”焦廷貴道：“這不要，那沒用，難道我身邊還有什麼好東西麼？”狄青微笑道：“休得胡說，只要你的腦袋。”焦廷貴喝道：“這東西實乃奉送不得。”狄青道：“這也何難，只消本官一刀撇下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這東西實難送的，倘拿下送你，教我拿什麼物件飲食？”狄青喝道：“既不肯將腦袋相送，本官夥伴強蠻了！”說著，提起金刀，正要砍下，焦廷貴慌了，高聲喝道：“你這人不要錯認我為強盜，我乃三關上楊元帥麾下焦先鋒，你若殺我焦廷貴，楊元帥要與你討命的。”

狄青聽了此言，住手想道：邊關有個焦廷貴，乃是當初焦贊之孫。想他既為邊關將士，為何作此奸歹之事。即喝道：“你乃楊元帥麾下先鋒，緣何在此做這般勾當？莫非你貪生畏死，假冒焦先鋒麼？”焦廷貴道：“那裏話來！我乃一個硬直漢，那肯假冒別人姓名！”狄青道：“既非假冒，應當在關中司職，緣何反在此劫掠，這是何解！”焦廷貴道：“我奉元帥將令，催取狄欽差軍衣。只因此乃關中眾兵急需之物，限期已滿，還不見軍衣到關，限我午刻回關繳令。跑近此山，見此匹坐騎，甚是不凡，急欲劫回關中，送與元帥乘坐，此是實言。”狄爺道：“元帥差你來催取征衣麼？本官乃是正解官狄青。”焦廷貴厲聲喝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，膽敢冒認欽命大臣，罪該萬死！”狄爺笑道：“一欽差官，有什麼希罕，何致冒認起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你既是狄欽差，緣何一人一騎要樂，卻何以不見征衣？”狄爺道：“現屯在前途，不出二十裏外的荒郊中。”焦廷貴聽了大笑不已。狄爺道：“你發此大笑，是何緣故？”焦廷貴只是笑而不言。狄青道：“你這人莫非癡呆麼？”焦廷貴道：“我雖則半癡半呆，只是你們管的征衣盡行失去了。”狄爺聞言，著驚道：“果然應了老僧之言了。”焦廷貴還在那裏呼笑不休，狄爺道：“焦將軍，你既知軍衣失去，必知失在那個地頭所在。”焦廷貴道：“你追尋失衣的所在，莫非要我賠還你麼？”狄青道：“非也，只要焦將軍言明失卻在那方，我自自有道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失在大狼山贊天王賊營裏邊。朝廷差你督解軍衣，應該小心防守，怎麼盡數失了，反來法問於我，還不割下腦袋來，往見元帥。”狄青道：“失去征衣，原是你下官疏忽。既然失落大狼山，我即單刀匹馬立刻去討回，豈懼賊將強狼。倘若缺少一件，也不算好漢。”焦廷貴道：“你這人好是癡呆的了！管也管不牢，還出此妄言，單刀匹馬取回，你今在此做夢麼？大狼山贊天王、子牙猜、大小孟洋，英雄無敵，且有十萬精兵。楊元帥血戰多年，尚難取勝，你這人身長不過七尺，一人一騎，不要說與他交鋒，被他一唾，你也要淹倒了。休得癡心妄想，你若知權識變，早些聽我好言，最好逃之夭夭，待我回關稟明元帥，只說強盜劫去征衣，殺了欽差，你即回去，隱姓埋名，休想出仕，以華天年，方保得吃飯的東西。”

狄青聽了此言，不覺動惱，雙眉一聳，二目圓睜，叫道：“焦將軍休得小視本官。我豈懼怯贊天王等強狠，我自翻山手段，管教他馬倒人亡，才顯得我狄青平生本領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我今聽你說此荒唐之言，真乃要河邊洗耳，不堪聽的。”狄青道：“焦將軍，難道你不知麼？”焦廷貴道：“豈有不知，固知你是太後娘娘嫡親內侄，但太後的勢頭壓不倒西戎兵將。”狄爺喝道：“胡說！誰將勢頭來壓制賊帥，本官在京刀劈王提督，力降龍駒馬，赫赫揚揚，誰人不曉。今齊定必服了贊大王，單刀一騎，大破十萬西兵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倘你殺不得贊天王，討不轉征衣，那時一溜煙走了，叫我老焦那處去尋，實信不得你。”狄爺道：“我亦不與你鬥弄唇舌，倘殺不得贊天王，願將首級送你回關繳令。我倘討回征衣，煩焦將軍在元帥跟前與下官討個情，將功折罪，可允準否？下官不知大狼山在於那方，還要勞你指引。”焦廷貴道：“你果除得西戎將兵，即征衣失去，元帥也不敢加罪了。大狼山路程，小將更為熟識，如今不必多言，就此去吧。”說完，拾起鐵棍，踏開大步而走。一雙飛毛腿，不弱於狄青現月龍駒。

卻說那焦廷貴是個癡呆莽漢，說話牛頭不對馬嘴。方才李義明說被磨盤山強盜劫去征衣，是有憑有據實事。他並不提起，反說征衣現在大狼山贊天王營中，此是焦廷貴見磨盤山放火燒盡，隨便猜度猜度。不想果然被他猜準了，反助著狄青立下戰功，這實乃

出於意外。

當日二人迅速前行，已有數裏，前面燕子河並無船篇可渡。若對河能走，只得五裏之遙，倘沿河周圍而走，卻有十多裏。狄爺勒馬，二人商量，只得繞著河邊而走。幸喜龍駒跑得快捷，焦廷貴兩腿如飛，一連跑了十裏，其時日交已刻了。相近大狼山不遠，又只見遠遠一座高山，連天相接，密密刀槍如雪布，層層旗幡似雲飄。又聞吹動胡笳，聲聲嘹亮，有巡哨的巴都軍四山巡邏，許多番將馳騁如飛。狄爺看罷，呼道：“焦將軍，前面這一座高山，一派旗幡招展，莫非即大狼山麼？”焦廷貴道：“正是，只恐你今見了此山，魂魄已消了，還敢前往對壘爭鋒否？”

不知狄青如何答話，到山討戰勝敗怎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